

※千千情

## 鲁迅先生的“生活圈”

■徐如松

今年10月19日,是鲁迅先生逝世89周年纪念日。那天适逢周日,我随书友一行到上海四川北路,感受先生的“生活圈”。

众所周知,先生以笔为枪,他人生最后也最为辉煌的十年,是在四川北路一带度过的。他说自己“吃的是草,挤出来的是牛奶与血”,他的“生活圈”很小,如果匆匆打卡,点卯一圈只需15分钟,但我此行是怀着朝圣心情而来,所以每到一处,都细细体验。

我先到甜爱路“上海鲁迅纪念馆”。在讲解员引领下,我依次参观了“生命的路、首在立人、画出国人的灵魂、保存着开拓者建设者、精神界之战士、人之子”等六个展厅。看着眼前陈列着的物件实物,我感觉一点儿也不陌生,好像都在哪儿见过似的。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,斯世当以同怀视之。”我知道,这是先生录清代诗句赠与挚友瞿秋白的对联,那独特的小楷字体,有着不一样的味道。

走出纪念馆右折,我直奔近旁的鲁迅墓。因为之前读过迟子建散文《也是冬天,也是春天》,所以我对鲁迅公园内的一草一木都格外亲切。站在先生坐像前,望着他冷峻的臉庞和如炬的目光,我的心情也随之沉重起来。转过坐像,我来到先生墓前,只见毛主席题写的“鲁迅先生之墓”六个鎏金大字遒劲有力,下方摆着各界人士敬献的六个鲜红花篮。我双手合十,向先生致以崇高的敬礼。

沿着“鲁迅小道”,开启先生“生活圈”打卡,第一站来到大陆新村鲁迅故居。1926年,先生辞去中山大学教职来沪上,先借宿在共和旅社,后租住到多伦路景云里,直到1933年4月11日才定居大陆新村,与茅盾先生毗邻。是日,先生在日记中写道:“晴。午后得母亲信。是日迁居大陆新村新寓。”由于没有预约,不能入内,我只能在铁栅门前遥望,好在迟子建散文对故居内部陈设多有介绍,我并不觉得遗漏了什么。

打卡第二站,我来到四川北路甜爱路口的内山书店。白色的

外墙,二层小洋房上挂着“1927·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”匾牌,走进店内,但见鲁迅著作琳琅满目,其他书籍和文创产品也不少。遥想当年,先生经常到此看书购书,1928年4月9日日记中,先生这样记载:“小雨,午后往内山书店买《社会文芸丛书》二本,一元八角。”我还知道,先生在此接待了刚从东北而来的沪漂青年作家萧红、萧军,还有阿累在《一面》中描写他在此第一次见到先生的情景……在上海,先生将内山书店当作他最重要的社交场所。

打卡第三站是“鲁迅存书室旧址”。之前我还真不知道,先生的书房居然不在他的故居。他在1933年3月27日日记中说,“下午移书籍至狄思威路”。据讲解员说,先生之所以将四千多册藏书存于此处,主要出于身处租界的安全考虑。望着眼前居民区里的半间北向斗室,我想到了贾平凹《消息》的后记,他说自己的书房离家居然有四站路,面积有上百平,除大量藏书外,各类佛像、石刻、菩提树等应有尽有。

打卡第四站是“木刻讲习所旧址”。这个旧址其实是一套底层租房,各居室陈列着部分当年作品,更多的图片是介绍木刻社师生的生平事迹。当年,先生在此举办过一期木刻培训班。在1931年8月17日日记中,先生这样记载:“请内山嘉吉君教学生木刻术,为作翻译,自九至十一时。”

最后一站,我来到位于多伦路上的“左联”会址。先生在日记中记载,1930年3月2日,“星期日。往艺术大学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会。”我观看着展陈的文物,脑海中浮现出小时候看过的一个绘本——先生一袭长衫,站在讲台前,目光既冷峻又慈祥,右手抬起指向前方……画面下方,写着:“鲁迅的方向,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。”

体验先生的15分钟“生活圈”,我足足用了半天时间。尽管如此,我还感觉自己只是走马观花。我知道先生的“生活圈”虽小,但文化辐射力特别强大。先生作为伟大的文学家、思想家、革命家,我须仰视才见。

※心之驿

## 比利时热巧克力

■简儿

转角有一家咖啡店,周日女儿去上兴趣班,我就在咖啡店坐一上午。点一杯比利时热巧克力,一边喝,一边看着落地玻璃窗外的街景。

冬天的街道,依旧喧哗而热闹,汽车、行人往来不绝。行道树染了一层金色。南方的冬天,来得迟缓了些,寒意并未真正侵袭。那些时髦的女子,大多只穿一件羊绒外套,甚至穿一件薄衫,施施然走在街上。

服务员照例端来一杯柠檬水,询问是否一个人。答是。经常是一个人,独坐咖啡馆一隅,心里并不觉得寂寞。

这一家的热巧克力,纯手工制作,味道十分浓郁。把巧克力融化,加入牛奶,打出奶泡,再加入蜂蜜,趁热一口一口喝,那苦味之中的一点甜,在舌尖上辗转,留恋,予人慰藉。若是心情抑郁之人,喝上一杯热巧克力,恐怕会迷雾尽消,豁然开朗。

人世终究仍有眷恋、不舍之物。譬如这样一个冬日的清晨,一家开足了空调的咖啡馆,轻柔的音乐,一杯比利时热巧克力,还有烤得热烘烘的面包。这一家的面包也与众不同,里面加了核桃、葡萄干、陈皮,吃起来有一股酒酿的味道。

清晨的咖啡馆,只有七八个顾客,散落在角落里。大厅中央的几张木桌子,空无一人。我悄悄观察了一下,那些先来的人,都会选一个隐蔽的角落。角落是安

全的,适合一个人发呆、遐想、伤怀、抒情,也适合情侣、闺蜜聊天,说八卦。那些后来者,发现角落已经被侵占了,只好不情不愿地坐到大厅中央,不过很快即神色泰然、眉飞色舞起来。

大厅的长木桌旁,有一群熊孩子,点了一大堆吃食,每个人手中一个手机、一个充电器。这一群熊孩子,大声喧哗、嬉闹,并不顾及他人。服务员前去制止,才略微安静了一会儿,不过很快声音渐渐大起来。

喝过热巧克力,吃过香喷喷的面包,打开电脑开始码字。说来惭愧,这一年码的字乱七八糟,面目可憎。有时呆坐一个上午,一篇千字文也写不出来,脑子仿佛锈掉了。想起几年前,一个比我年长十岁的朋友说,趁着年轻多写点,以后写不出来了。那时候还不相信,以为他瞎说。怎么会写不出来呢?随着年龄、阅历的增加,一定会越写越顺手吧。没想到,朋友并未诳我。一个人为什么会写作,大抵是因为拥有一颗天真、敏感、多情、感伤的心,并且对世界充满了无尽的好奇。

一个好的写作者,可以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,听见别人听不见的声音。大约我永远成不了那样的写作者,只因囿于日常生活,迷恋庸俗的快乐。

是的,如同此刻,我所看到的,不过是落地玻璃窗外,像扑克牌一样翻过来又翻过去的街景。我所写下的,不过是手中这一杯暖烘烘的香味浓郁的比利时热巧克力。

※茶话坊

■图/文 陈建华

嘉兴人素来重视冬令进补。从立冬开始,一直到冬至前后,都被视作一年中进补的最佳时机。

冬至这一天,阳光几乎直射南回归线,白昼最短,黑夜最长。在现代社会,人们对这一天变化已不太敏感。但在农耕时代,我们的先人却对冬至昼夜长短的特点感受深切。不知何时起,民间就有了“有朋自远方来,无惧冻一夜”的说法,生动描绘了旧时富人和穷人冬至长夜的不同过法。

冬令进补,尤其是冬至这一日,素有“冬至大如年”的习俗。嘉兴民间更有“冬至吃啥补啥”的说法。这一天,家中长辈会购置鸡鸭鱼肉等食材,精心烧上一桌丰盛菜肴。夜幕降临,全家老少围坐一堂,桌上菜肴琳琅满目,香气扑鼻。烫一壶酒,举杯互祝安康,其乐融融。冬令进补不仅带动了滋补品消费的增长,连胡桃、桂圆、荔枝等副食品的价格

也会比平时上涨一二成,但市场依然兴旺。经济宽裕的人家尽可选购精细贵重的滋补品,而普通人家即便再节省,冬至夜里一碗桂圆酒酿烧鸡蛋也是不能少的。正因如此,冬至那一天的酒酿也会成为紧俏品。

我们的先人依照四季特性,秉持“天人合一”的理念,将一年四季与人

## 说说嘉兴人的冬令进补

体阴阳平衡相对应,总结出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的养生规律,经过长期实践和经验积累,形成了一套系统实用的进补理论。于是,“冬令进补,春天打虎”的谚语广为流传,深入人心。

关于冬令进补,历来有两种主要方式。其一是“药补不如食补”。最具嘉兴特色的当数吃一冬羊肉面的习俗。初冬刚至,嘉兴街头巷尾的草帽面馆里,店堂内外的小方桌旁便已坐满了人。一瓶小酒,一块稻草扎起的红烧羊肉,一碗热气腾腾、散发着羊肉与蒜香的浓汤细面,食客们边吃边聊,谈笑风生。其二是注重药物滋补。许多嘉兴人会选择人参、阿胶、银耳、三七等具有滋阴阳气血功效的中药材进补。

记得20世纪80年代,嘉兴市场阿胶紧缺,为筹措货源,我曾与同事前往

山东平阴县医药公司,商定

以当时十分紧俏的100

公斤山萸肉,换得平阴

阿胶厂的15公斤阿胶,

以解当年配制

大补药之需。有一

时期,当时的兰台

药局在嘉兴县商

业局、县侨联的支

持下,还通过省商

业厅和省侨联调拨

到杭州中药二厂生

产的阿胶,凭“侨汇

券”向嘉兴的侨胞及家

属供应。

嘉兴城乡不少百姓



素有冬令服用中药膏的习惯,一些百年老字号中药店都有自己的特色膏方,如平湖杨广济堂的“五参散”、嘉兴兰台的“大补方”、西塘钟介福的“滋补膏方”等,至今畅销不衰。

还有一则趣闻:冬令进补的习俗甚至延伸到了农村的耕牛。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兰台药局工作时,每到冬季,店里都将供应耕牛大补药作为支援农业生产的重要工作。在那个农村集体经济还很困难的年代,每个生产队的耕牛都能享用到一料大补药。这既是耕牛的福气,也是由其肩负的重要使命所决定的。

每一年都有立冬与冬至,这些节气总会带给人们无尽的欢乐,以及对健康生活的美好向往与追求。



※广知堂

## 杭州灵隐寺的嘉禾记忆

■乐忆英

林寺志》八卷,钱塘郎鹗为之纂集。

禹传源禅师,海宁州(今海宁)人,出家于海宁崇教寺。乾隆二十四年(1759)任灵隐寺方丈,乾隆二十六年(1761)退居静室。禅课之余,以吟咏为乐事,所著诸稿未曾付印。

显微慧禅师,嘉兴府石门县(今属桐乡市)人,俗姓董,出家于余杭下水陆寺。乾隆四十七年(1782)任灵隐寺方丈,至乾隆五十一年(1786)退院静养有年。

大千禅师,讳重照,号竹堂,海昌(今海宁)人,披剃于永福寺。乾隆五十一年(1786)出任灵隐寺方丈,乾隆五十六年(1791)退居滴翠轩,嘉庆十二年(1807)六月圆寂。

振修瑞禅师,海宁州(今海宁)人,出家于萧山关帝庙。乾隆五十六年(1791)出任灵隐寺方丈,乾隆五十八年(1793)退院,辞众念佛而化。

元瑞密禅师,秀水(今嘉兴)人,出家于真如寺。乾隆五十八年(1793)出任灵隐寺方丈,乾隆六十一年(1795)退院。嘉庆六年

(1801)秋,偶得微疾,具浴更衣,趺坐而逝。德恒恩禅师,嘉兴府石门县(今属桐乡市)人,俗姓蒋,出家于余杭仙灵寺,年壮至灵隐寺受具足戒,留常住,授头首之职。乾隆六十一年(1795)任灵隐寺方丈,未及一载,因劳悴而逝。

道隆觉禅师,嘉兴府桐乡县人,俗姓王,自幼在灵隐寺出家。乾隆五十五年(1790)任上竺法喜寺方丈,嘉庆三年(1798)出任灵隐寺方丈,嘉庆四年(1799)圆寂。

惠周慈禅师,嘉兴府石门县(今属桐乡市)人,俗姓王,出家于本县羔羊寺东房,依师修学,寻至灵隐寺受具足戒。嘉庆十六年(1811)任灵隐寺方丈,嘉庆十八年(1813)退院。道光五年(1825)圆寂,寿六十六岁。

圣川清禅师,嘉兴府桐乡县人,俗姓沈,幼年依杭州昭庆寺性谦法师出家,后自号仪谦,以示向往谦师。壮年至灵隐寺学律,若水长老授予衣钵。嘉庆二十二年(1817)春,由浙江抚宪推举为灵隐寺方丈。嘉庆二十五年(1820)说偈辞世。

※江南韵

■沈明仙

大约九点时,车子已停在南栅入口的老树下。青石板路的缝隙里还嵌着去年深秋的枯叶,临水的吊脚楼挂着的蓝印花布在微风中轻晃,熟悉的皂角香混着水汽扑面而来——乌镇南栅,我终究还是抵不过念想,又来了。只是这一次,身边少了写生本和颜料盒,多了四个叽叽喳喳的女同事。

“原来你说的‘写生宝地’就是这儿啊!”晓琳举着手机不停拍照,镜头里的码头在晨雾中若隐若现。我笑着点头,目光掠过河埠头的石阶,想起前几次来写生的模样。那时总选清晨或傍晚,找个临窗的竹椅坐下,笔尖蘸着颜料勾勒黛瓦参差的轮廓,卖麦芽糖的阿婆会悄悄放一块糖在我画纸上,说“颜色涂得比河边的花还鲜”。

沿着河岸走不多远,浮澜桥的石拱便撞入眼帘。这座横跨市河的老石桥,是南栅的标志性景致,也是我从前写生时最爱的取景地。桥身的青石板被往来行人磨得发亮,桥栏上的花纹虽有些斑驳,却仍能看

出旧时工匠的巧思。

“快!咱们在这儿合影!”琪琪率先跑上桥,招呼着大家坐成一排。晓琳掏出小镜子给每个人整理头发,我则踮脚调整站位,让身后的廊桥和河水刚好框进镜头。游客帮我们按下快门的瞬间,河上划过一艘乌篷船,照片里每个人都笑得眉眼弯弯。

过桥不远的巷子里,藏着好几家文创小店,其中一家的网红包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很是火爆。推开雕花木门,琳琅满目的布包挂在墙上,从绣着乌镇水纹的帆布包到缀着珍珠的复古手提包,看得人眼花缭乱。

“这个蓝绣线的我要了!”帮我看这个大包能不能装下电脑?”大家凑在货架前讨论着,店主是个中年女性,耐心地给我们介绍每种布料的来历。我选了个绣着浮澜桥图案的斜挎包,针脚细密的桥身旁还绣着几株水草,拎在手里,仿佛把南栅的景致都带在了身上。付款时老板娘笑着说:“你们是今天第三拨来买这款的顾客了,看来好东西大家都喜欢。”买了白布包,我们走在南栅街上,似乎在给店

主做广告。

走得累了就拐进巷口的糕点铺。铺子里飘着桂花糕和定胜糕的香气,老板娘正将刚蒸好的糕点放进竹篮里。“要两盒桂花糕、三盒定胜糕!”老板娘抬头认出我,笑着说:“客人好久没来了,还是老样子要现蒸的?”原来从前写生时,我总会来这儿买块热乎的定胜糕当午餐。糕点刚装盒,晓琳就迫不及待地打开尝了一口。大家你一块我一块,吃得嘴角都沾着糖霜。老板娘见状,又额外送了我们一小碟芡实糕,说“配茶正好”。

午时,我们拎着满满的糕点和新购的包包往回走。女同事们还在聊着白天的趣事,我却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浮澜桥。从前写生时,总觉得南栅的美是安静的,是笔尖下慢慢晕开的墨色;如今和女同事们一同前来,才发现它的美也可以是热闹的。

车子启动时,口袋里还揣着没吃完的芡实糕。我知道,南栅的美从来不止于景致,更在于每一次到来时的新体验。这些,都成了我一次次重返这里的理由。